

义重情长

舒丽珍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义重情长

舒丽珍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5·字数190,000

1990年2月第1版·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5033—0106—6/I·94

定价：3.60元(膜)

第一章

一

八十年代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星期六下午，天空飘着细密柔曼的春雨。轻轻的沙沙声似那缠绵不断的情语。一排排刚刚吐露新芽的柳树，在雨雾中袅袅娜娜，欢迎这春雨为它洗涤残冬留下的尘埃，换上鲜嫩的绿装。

峦城南门外利民制药厂的工人早已下班，厂区一片宁静。独有抗癌药车间依然灯火辉煌。车间办公室里散乱的、高低不齐的板凳上坐满了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生产科长、工程师等厂级主要领导干部。

又出事了！

药厂党委书记常松爽在灯下认真地听取车间主任和检验科长对抗癌药质量事故的争论。她已近五十岁，但看上去仍然眉清目秀，再加上那白白的细嫩皮肤和深深的酒窝儿，以及谈笑风生的潇洒劲儿，给人一种仍不减当年青春美貌的丰姿。可惜今天这个会议，使她两道漂亮的弯眉中间，皱起几道竖纹，让那美丽的面庞流露出焦虑和不安。她从检验科长手里再次抓起几份签有检验员谷文秀名字的“抗癌药1号”

检验报告，询问检验科长：“药到底错配多少？现在去问何处？都查清了没有？”

“大概配错了四批，有十九万瓶，计有一百九十万粒。”抗瘤药车间主任抢先报告。此人有三十六七岁年纪，塌鼻梁，小眯缝眼，一口白白的米粒牙，笑起来也是满有意思的。美中不足的是头发少了点，虽经电烫大花的修饰，还是照样能看见头皮。这位营养过剩的人物还要赶时髦、显苗条，不得不把肥胖的腰身用腹带捆绑起来。再穿上一双后跟细得象拇指儿似的高跟皮鞋，走起路来挺胸拔背，一跛一颠的。这位被工人称之为戴尚香而真实姓名戴金凤却鲜为人知的人物，说话的声音还满动听的。

常松爽见她说得轻巧，对这次事故显得无所谓，心中很不满意，但因情况不明，一时又不好批评她，只是重复说：

“好家伙，十九万瓶，一百九十万粒，足够供肿瘤医院病人吃两个月的，这个称得上创纪录的数字，检验科这一关是怎么过去的？”

检验科长见书记点到自己了，刚要开口，被生产科长陆卫的手势给拦住了。“根据生产科的了解，主要是配制任务单上一个数字不清楚，但是剂量比例相差不多，和咱厂要求的准确系数仅差0.1毫克，我看这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这个生产科长开起会来总爱抢先发言，显示自己领会上级意图快。在这次质量事故问题上，他想不能让检验科长承认是漏检，那样的话，非得把四个批号十九万瓶药退回来不可。这对完成全厂生产计划是巨大的威胁。再说今天下午刚上班，小戴就跟自己打了招呼，他更得抢先发表意见。

孰料检验科长为人正直，对事一丝不苟，从不隐瞒自己

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检验员早一点发现，也不会造成这样大的损失。再说我们国家制定的配比标准都有明文规定，无论生产、检验都应照这个标准办，还找什么国外的资料？”

正在这时，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而且没等室内的人说话，便走进来四五个女工，打头一个是四十来岁的老师傅，说话大嗓门，又直又快，声音还挺高，一进门就嚷开了：“喝！各位领导都在啊！打扰两分钟请示一件事。”说是请示，可不等别人搭碴，又接着说：“我们在六号库找到配错剂量的一个批号，要不要搬回车间复制？不然，明天商贸公司来提货，给运走了再找可就麻烦啦！”

另一个女工补充说：“刚才我们对库房的同志说了，把那批箱子划上记号，明天先别发走。不然的话，再找这些东西，如同在大海里捞针那么难！”

戴尚香听了火冒三丈，她三蹦两跳地窜到工人面前，横眉立目质问道：“刘枝环，谁叫你们去六号库查箱的？大礼拜六的不说回家，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查的哪门子库？再说没经劳资科批准，这批加班费，我可没钱给你们开。快走吧！这儿正在开会呢！有什么话回头再说。”

工人们都茫然的看着车间主任，不知如何是好。

刘枝环可不怕她，向前逼了一步，和戴尚香脸对脸地说：“你要什么威风？告诉你我们是担心抗癌药失灵，会给癌病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给医生们的工作带来麻烦。要是为了几个加班费，你用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哼！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朝身边几个工人说了声“撤”！转身就走。

几个女工紧跟在刘枝环的身后，梗着脖子，嘟哝着嘴往外走。

正在眯着眼睛思考问题的厂长梁朋，突然站起来叫道：“刘枝环，你们回来！”

刘枝环急忙站住，几个女工也惊愕在那儿。

梁厂长和颜悦色地说：“大家既然来了，就请坐吧！我们正研究这几批药的问题，领导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刘枝环和几个工人高高兴兴地笑着找了几个纸箱子，折扁了，席地而坐。刘枝环是得理不让人，她斜视了一眼戴尚香，轻轻在鼻孔里“哼”了一声。心说：“你拿我们工人不当主人看，有拿我们当主人翁的。”

戴尚香吃了一个大窝脖儿，她并不死心，仍满不在乎的说：“刚才从生产科同志介绍的国外技术资料看，我们这几批药的剂量还是完全合格的，并不影响服药人的健康。连商贸公司都说没问题，我们自己何必小题大作，自找麻烦？”

“什么叫自找麻烦？明知剂量不够，为什么不追回来返工？我们的责任心在那儿呢？”一个女工反驳车间主任。

“社会上都称我们抗癌一号给患者带来的福音，我们出厂不合格的药，有损我们厂的声誉。”又一个女工激动的说。

“就是嘛，我们不追回这批药，去以次顶好，与大街上卖假药的有什么两样儿？”又一个工人说。

工人们七嘴八舌，说得戴尚香没词儿了，她蛮横地用手一拍办公桌，啪的一声。说：“照你们这种说法，殡仪馆那些死尸，都是吃了我们厂的药才死的吗！”

“你怎么这样胡搅蛮缠？无论怎么说，维护利民药厂的

声誉高于一切，不合格的药就不能出厂，这是我们的责任。”刘枝环实在忍耐不住心中的恼火，也从地上蹦了起来，站在戴尚香的对面。

在场的各科室负责人，心中都有一本帐：全厂三个制剂车间，两个中药车间，四个原料加工车间，上上下下两千多名职工，生产几十个品种的中西药，每年都被市里评为先进企业。如果这批抗癌药算质量事故，不仅影响八项经济指标的完成，闹不好连先进企业的称号也得被抹下来，到年底职工的奖金就得少拿一半。究竟怎么办？谁心里也没底，所以谁也没争先恐后的发表己见。眼巴巴地望着戴高尚和刘枝环。激烈地争吵起来。生产科长陆卫瞟了一眼梁厂长，见这位五十岁刚出头的厂长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点一点他那过早白了头发的脑袋。陆卫鼓足勇气说：“行了行了，大伙儿别吵了，还是听咱们厂长和党委书记的指示吧！”

人们都静了下来，把目光集中到常松爽的身上。

常松爽朝梁朋和副厂长汪伟看看说：“还是先请二位厂长讲一讲意见吧！”

副厂长汪伟欠了欠屁股说：“这样的问题我是外行，还是请梁厂长讲吧！事情弄清楚了，该处理时由我来管。”人们一听就知道他是分工管行政人事方面的工作。对技术问题是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梁朋笑了笑，对于汪伟这种甘居外行的说法不好说什么。他对坐在矮板凳上的一个女同志说：“杨柳同志，你是制作抗癌药的专家，你发表发表意见。”

杨柳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工作勤奋，虽已人到中年，身材仍很苗条。眼睛不大，睫毛挺长，眼圈儿由于熬夜过

多，微显出乌青。眼神中深深含着一股不易察觉的哀思。听到厂长点自己发言，她先淡淡一笑，便站了起来，轻声慢语地说：“我已经查了三遍，共有四批剂量配错的药；不是任务单上的数据有错误，是配药人看错了砝码。关于错误的原因和责任以后专门开会进行分析，现在先不要管它。当前我们应当立即组织人力把不合格的药追回来！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也决不能让我们患病的同胞们服用不合格的抗癌药。四批中有三批已经运走，需要请供销部门的同志想方设法追回来。”

刘枝环插话说：“我们工人都自愿加班突击复制，不要加班费。”

“总之，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次顶好，这也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我的意见，供领导参考。”杨柳说完坐回原处。

生产科长陆卫听了杨柳这一番话，如冷水浇头，凉到底了。因为今天上午杨柳在化验室抽查抗癌1号含量比例的时候，发现了问题，便立即到配制间查阅前几批配制药液记录和每批药的领料单，发现有四批药的剂量比例数据不对。奇怪的是检验科居然放行了，她又赶到检验科校对配料单据。原来检验员谷文秀并没有化验，轻易相信了车间的配料报告单，就签了字。杨柳又急又气，跑到生产科汇报事故情况，反被生产科长抢白一顿，说她无事生非。由于她是自学成才、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工程师，平时有的科长就歧视她，她倒不在乎这些。可是今天的事故非同小可，她没和生产科长争辩，直接去找到了厂长梁朋。梁厂长很重视这一情况，立刻决定当天晚上召开这个紧急会议。

梁厂长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说：“我看杨柳同志和刘

枝环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向人民负责不是一句空话，而要看我们的实际行动。为什么有的同志不愿意追回这批药返工呢？无非是怕咱们上报出了质量事故，把咱们先进企业的金牌子摘掉。”

有人插话说：“还怕少拿奖金。”

“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了矛盾问题，我们是服从人民的利益呢还是为了个人利益不顾人民的健康？我认为为了自己多得奖金。不顾人民健康是不道德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我同意杨柳同志和工人同志们的意见，立即组织得力人员，追回那三批药。等把回收复制任务完成后，我们再坐下来慢慢分析事故的原因和统一思想认识。”

梁朋的话音刚落，掌声响成一片。汪伟和戴尚香没有鼓掌。

梁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扭头对常松爽说：“松爽，你看呢？”

常松爽和梁朋是老搭档了，“文革”前他俩就在一起工作，配合默契。她点了点头说：“我双手赞成梁朋同志的决定。我们工人阶级如果不是靠劳动，而是靠弄虚作假，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到那时会更惨……”

会议直开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散。常松爽和杨柳各骑一辆五十年代生产的女式飞鸽自行车，结伴回家。杨柳一路上没说一句话，常松爽知道她在为抗癌药质量事故生闷气。她就是这种人，事故虽然出在别人身上，她总是检查自己没负到责任。不了解她的人，常常埋怨她爱把尿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常松爽可不这样看，她觉得杨柳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

精神是可贵的。加上她那既倔强又善良的性格，还有那双凝视、深思的眼睛，鹅蛋脸，尖尖下颏，高高鼻梁，使她的外表和心灵都透着美。松爽紧盯了她两眼，突然心里升腾起一种对她的爱怜。一个四十七八岁的人了，还过着独身生活，令人难以理解。一个女人为什么对第一次的爱情那么痴情？唉！杨柳呀！杨柳，你未免太痴情了吧！想到这里，她憋不住地说：“杨柳，你应当注意身体，看你最近又瘦了。”

不知是没听见，还是听见了不答。

“听说你最近又担任厂办业余大学的教师啦？”

杨柳只是淡淡一笑，还是没有吭声。

常松爽友好的睨了她一眼，又说：“快到家了，进去一块儿吃了饭再回去吧！”

“不！”

“你一个人回去还要现做饭，累了一天啦！”

“我有挂面，方便得很。”

正聊得热闹，从后边开过来一辆公共汽车。刘枝环从车窗探出半个脑袋，好象还对她们说了两句什么话，可是她的声音随着汽车开动的响声飘向远方，谁也没听清她说的是什么。

来到科学路，常松爽就要到家了，杨柳向西拐进了福兴街。常松爽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难以排遣的惆怅。

常松爽、刘枝环和杨柳三人在孩提时代就经常在一起。七八岁就在一块儿拣煤核儿，一块儿到南门外芦苇坑儿抓小鱼儿，十一二岁又一块儿进了利民制药厂当童工。三个人当中，枝环比杨柳大一岁，松爽比枝环又大一岁，数杨柳最

小。

解放后，利民制药厂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组织上为了培养她们，决定选送她们进工农速成中学学习文化。刘枝环因为有一个半身不遂的母亲需要照顾，便放弃了学习机会。常松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医院当司药员，一九五六年复员回到利民药厂任党委办公室秘书，后任主任。一九六四年，刚三十岁的常松爽被任命为厂党委书记。“文革”期间被赶下台，到车间当工人，但一直没离开药厂。“四人帮”倒台后，落实了政策，又官复原职。

杨柳呢，进了工农速成中学，直到高中毕业，回到利民药厂，分配在技术科搞技术工作。在选科研课题的时候，她报了一个冷门——避孕药的生产与应用。但是后来国家要求利民制药厂生产抗癌药，她首先服从国家的需要，头一个报名参加研制。一九七九年她被提升为工程师。只有刘枝环几次提拔她当干部，她都婉言谢绝了，总说自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不是当干部的材料，叫那些喜欢当干部的人去当吧。

常松爽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就感到她们之间的友情是多么可贵。

二

杨柳家住永乐店，这是一条S形的小窄胡同，有三十几个门牌。杨柳住丁四十号，是一座门朝西的院落。院内住着四户人家，三间北房住的是一位教员。南屋三间解放前赵成祥一家人住着，成祥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以后，他父母和

四个兄弟姐妹都逃回山东老家，现在这里住着一户军人家属。两间西房过去是冷南化母子两个住，他们搬走后，居民委员会做了红医站。杨柳住的是两间东房。从她记事那天起，随着父亲搬进这个小院。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被拉华工去了日本，母亲气急交加，患了疯癫症，死于车祸。留下她孤女一人，风风雨雨几十年都住在这儿。

这个小小的院落，房子、门窗日渐破旧，几经修缮还不致倒塌，可是小院已是残墙断壁，破落不堪。那个小小的门楼，经过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的波及，四角也都掉了。光秃秃的墙头上长满了荒草。院中两棵老枣树，枝叶倒很茂密。

杨柳回到家中，打开门锁，一股暖流迎面扑来，说明蜂窝煤炉火还没有灭。她脱下风雨衣，抖抖水珠儿，挂到里间屋的衣架上。小屋陈设很简单，里间靠墙放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墙角还有两只皮箱，破得连提手也没有，临时拴一根粗铁条儿代替。上面有一只崭新的人造革皮箱，是去年她出国时用的。回国后，就用大塑料袋给罩了起来，和那两只破箱子放在一起，极不相称。别看屋里家具陈旧，房间却收拾得干净整齐。

杨柳每天回到家里，吃过饭，便看看书、翻翻国外最新技术资料。她不会吸烟，可是最喜欢喝酪茶，有时买些瓜子，坐在炉旁，边读边嗑，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她挑开火盖儿，把铝锅坐在炉子上，正要下挂面，忽听门外有咚咚的脚步声，人还没进门，就听刘枝环粗门大嗓地叫起来：“杨柳！杨柳！你看谁来啦！”

杨柳拉开屋门，黑影中只见刘枝环同一个陌生人走来。

这人穿一身崭新的蓝色铁路路服，肩头那带有人民铁路标志的肩章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白净的面孔，下颏好象刚刮过胡子，有点发青，嘴唇哆嗦着而又勉强地现出笑纹，两只过于沉郁、深陷的眼睛里出现了老年人的那种混浊，愣怔怔地盯着杨柳，嘴唇颤抖半天，才讷讷地说：“怎……怎……怎么你不认识我啦？”

刘枝环站在一旁，光是抿着嘴乐，看着他俩可并不搭言。

杨柳眨着眼瞅着来人，足有三分钟，才轻柔地叫道：“南化哥！您好！”

冷南化赶忙放下手中提着的小箱子，伸出双手要和杨柳握手。

杨柳张开沾满挂面碴的手叫道：“唉呀！太对不起啦！我的手沾的尽是面！”

“来吧！傻丫头，这比拣煤核的手强多了！”两只大手象钳子似的将杨柳的手抓了过去，象孩提时代冬天为她取暖那样贴在胸前。他那沉郁的眼睛里闪着两滴晶莹的泪珠，“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面。”

杨柳也有些动情，她的心在颤抖，但她还是极力控制住自己，慢慢将手抽了回来：“南化哥，快坐下烤烤火吧！看把你冻的。”扭头又让刘枝环快坐下。

刘枝环从桌子底下拉出一个小方凳，坐在火炉旁边，这才开口问道：“你怎么还在烧煤炉？”

“煤气罐早就没气了。”杨柳到底没有家庭主妇那套处理家务的本事，家里生活必需品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样。把生活搞成这样，她自己都觉得好笑。

刘枝环见杨柳干起家务事来笨手笨脚，很着急，便洗了手，亲自给她做这顿晚饭，并说：“正好，南化哥也没吃饭呢，多下点面。”

杨柳把挂面交给了枝环，便去给冷南化打洗脸水。

刘枝环万没想到，杨柳见了冷南化竟是这样的理智，而且不失礼貌，就好象他们只是多年不见的一般朋友似的。

冷南化也许是神经过敏，或是心中有愧，他总感到杨柳的目光中含有责备。他脱掉制服，摘掉大沿儿帽，接过杨柳递来的毛巾，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转过身去洗脸时，不由得心中一阵刺痛。

杨柳见他里面穿的是一件灰色毛衣，袖口臂肘的线都已脱落下来。她联想起小时候为他缝棉袄的情景，也是在这间屋里，坐在小板凳上……现在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颧骨突了出来，脸上没有血色，连嘴唇也发白，明显地缺乏营养。他这副狼狈像，酷似解放前拣煤核儿、卖报纸时的样子。她鼻子禁不住一酸，差点没把眼泪落在刚拿出的饭碗里。为了稳定情绪，急忙转身出去了。

刘枝环也追出门外，问：“摊两个鸡蛋吗？”

“要摊，我来拿。”杨柳偷偷抹掉脸上的泪痕。

刘枝环追到厨房，小声地向杨柳解释说：“杨柳，你可别怪我，他落实政策以后又官复原职了，把家搬到杭州去住，今天是来峦城开会。我刚吃饭，他兴冲冲地就来了，非叫我陪他来看你不可，我说先别急，在我家吃了饭再来嘛，他说啥也不同意！”

“……”杨柳没有吱声。

刘枝环偷偷看了一眼杨柳，见她一点高兴劲儿也没有，

便有点着急了。本想提高嗓门嚷几句，但马上又意识到声音会传到屋内冷南化的耳朵里，便抬手捂住了嘴。

杨柳倔声倔气地说：“你不好拦他一下吗？就说我不在峦城。”

“这……这……”刘枝环一时答不上来，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嘟嘟哝哝地说：“反正大表嫂已经死了，你们还……”

“枝环！难道你把他领到这儿来，就为了这事？”杨柳突然怒不可遏地责备道。

“啊！不！好妹妹，你可别误会，听我说嘛！”刘枝环结结巴巴地解释，“如果，如果你还是象以前那样爱他，那我想——”

“想什么？”

“我想你们就结婚，何必这样苦熬着。”

“什么？”杨柳手中的鸡蛋差点掉在地下，她几乎是粗暴地，气冲冲地盯着刘枝环。

“你干吗要这样瞪着我，难道我是害你吗？咱们从小在一块儿长大，难道我还不知道你的心吗？”刘枝环心里一阵委屈，眼泪在眼眶里转，“从我知道了表嫂在唐山大地震死亡的消息那时起，我就有这个打算，但当时他还没落实政策，我不好对你提。”

杨柳猛地伏在枝环的肩膀上，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枝环呀！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们永远不可能象你说的那样了。”

“为什么？”刘枝环大惑不解地追问。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咱们还是先去看看锅里的挂面，别溢出来了。”

“你要是觉着真不行，我现在就把他带走！”

杨柳思忖一下说：“不要再折腾他啦！叫他在这儿吃顿踏实饭，好好休息休息，爱情的火焰熄灭了，还存在友情嘛！至少他还是你的表哥嘛！我不会给客人难看的。”

冷南化坐在屋里，隐隐约约听见她们在外面窃窃私语，猜测谈话内容离不开自己。但他还是装做什么也没听见。他洗过脸，站在书柜前，想找一本书来看看。透过玻璃拉门，他一眼就看见了年轻时送给杨柳的信物——那辆用一块柳木雕刻的火车头，仍然虎虎生生象要冲过来似的。当初他用小刀子雕刻的时候，多么希望能永远和杨柳在一起！可生活是无情的，并没有按照他的希望发展。此时他的心真象刀剌一样疼痛，他的手搐动着，哆哆嗦嗦地点上一支烟。他有个习惯，在心情不舒畅时就想抽烟。一股浓烟从他口中徐徐喷出，烟雾在玻璃柜门前缭绕，缭绕。

“南化哥，你把两个罐头盒打开吧！”杨柳以主人的口吻说道。

冷南化默默地接过开刀，先打开一盒凤尾鱼，又打开一盒油焖笋。

刘枝环这会儿可真是有些后悔了，因为她见杨柳不是在锅边磕鸡蛋，就是开橱柜找碗筷，极力掩饰内心的波澜。同时也看见表哥开罐头盒的手在微微颤抖，也在极力掩饰他的激动情绪。她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涌出来。她非常后悔把冷南化带到这儿来，这不是叫人家受罪吗？我原来想得很简单，表哥独身一人，过去是热恋过杨柳，而杨柳也为此一直没有结婚，过去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结合，现在不是正好吗？他们结了婚，再慢慢去和孩子们搞好关系，不是又能成

为和和美美的一家人吗？谁知他俩竟是这样呀！她现在真是一愁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就听杨柳说：“枝环，你也一块吃点吧！”

刘枝环转身夺过杨柳手里的空碗，一边捞面一边说：“我已经吃过了。”将盛好的面条放在冷南化面前。这时杨柳也自盛一碗。刘枝环暗想：我借他们吃饭之机赶快走人吧，便说：“南化哥，你今天就在这儿凑合一顿吧！我得赶紧回去啦！”

冷南化站了起来，按照过去的称呼叫道：“环表妹，你再坐一会儿吧！”

“家里还有一帮子人等着我呢！”说话间她还一个劲儿地冲杨柳咧嘴，那意思是叫冷南化别错过与杨柳和好的机会。

杨柳当然明白枝环的心意，也知道她不在家，赵成祥就会六神无主，何况今天下了班又开了几个钟头的会，家里正不知有多少事在等着她呢？所以也没多留，任凭她来去匆匆。

刘枝环满意地笑了笑，刚要转身走，冷南化从他的提包里拿出一个手电筒，说：“环表妹，你带上这个，刚才路过一段工地，坑坑洼洼的，又没路灯，真难走。”

刘枝环接过手电筒，告辞了。

杨柳倚着门框，望着那束电筒光在夜色中渐渐远去，终于在工地转弯处消失了。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大冷天的，硬是把个冷南化送到我这儿来，枝环呀！我的好姐姐，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是我不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呀！